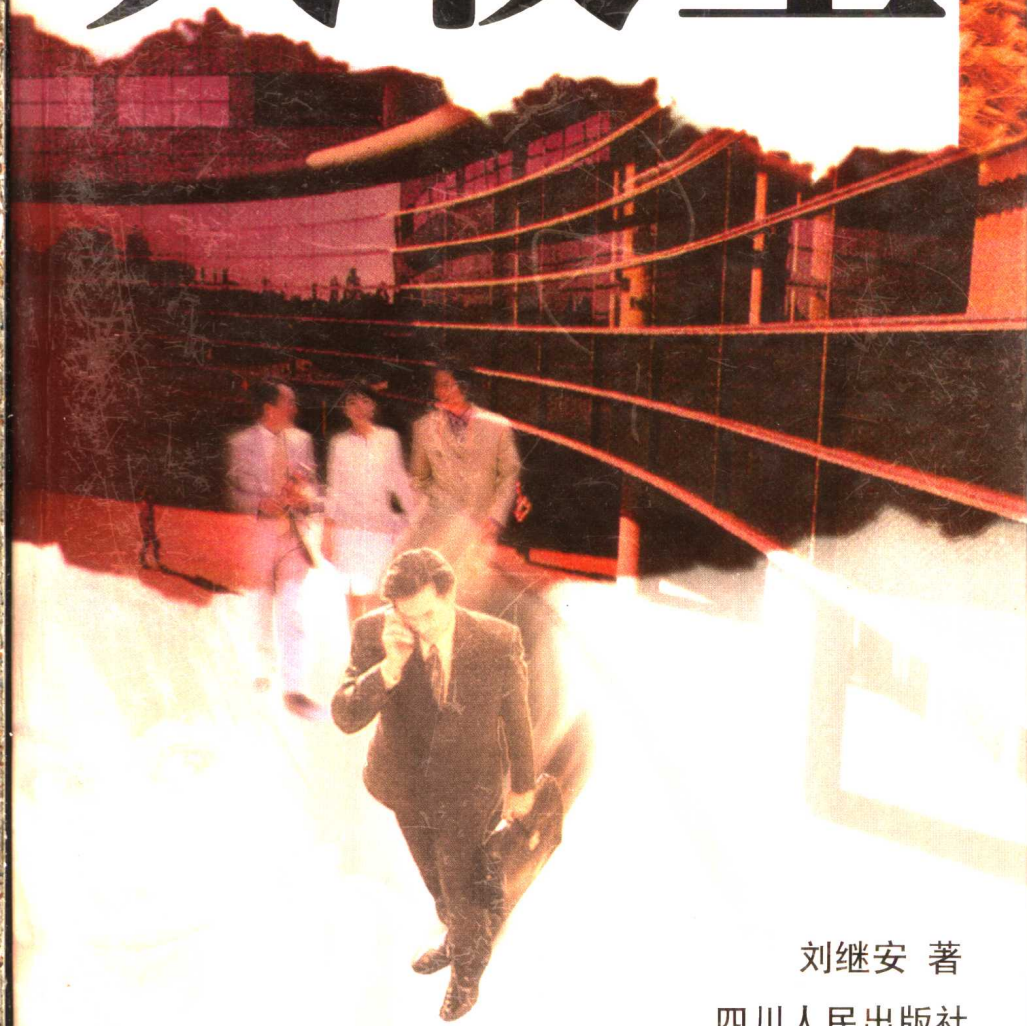


大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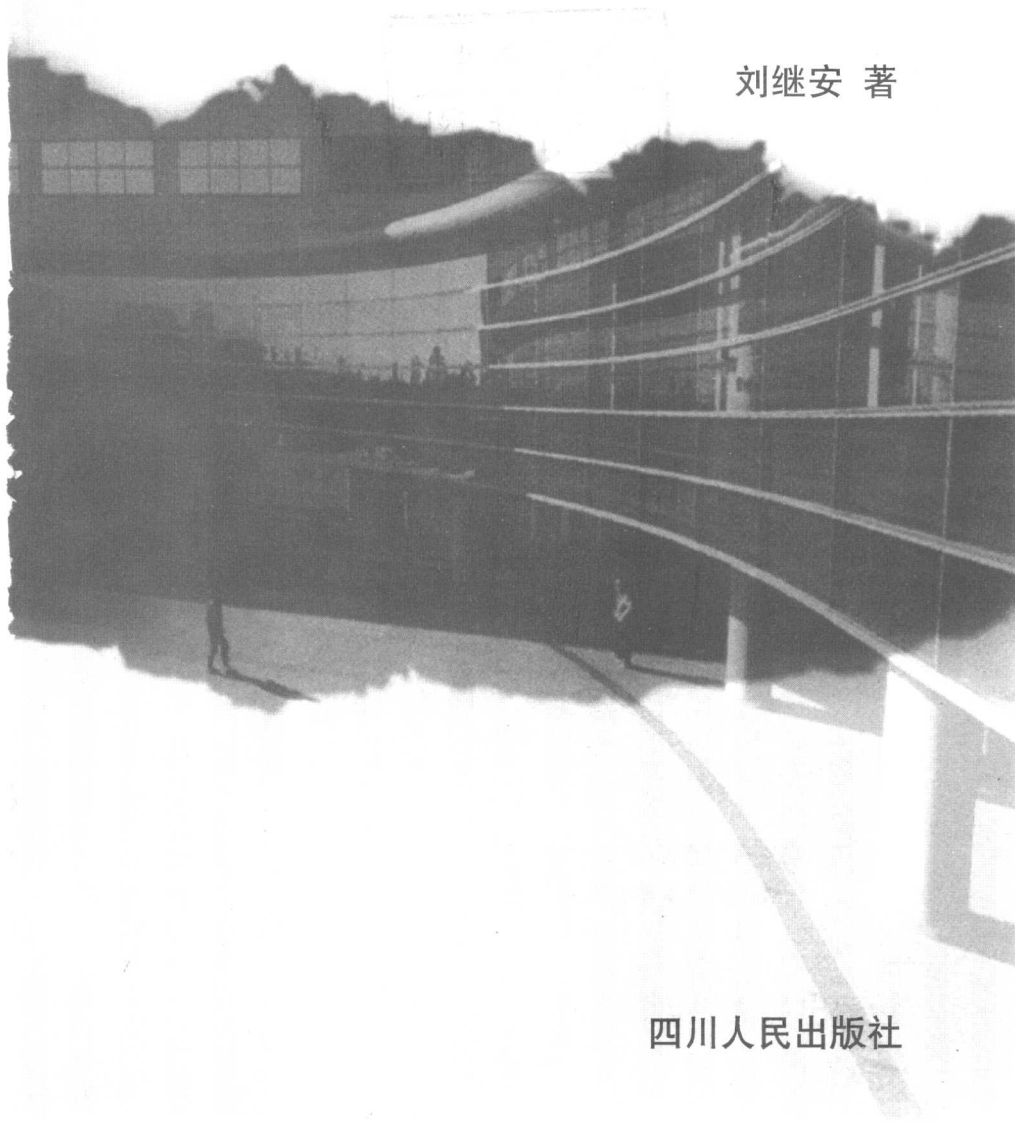


刘继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大较量

刘继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DA JIAO LIANG

大 较 量

刘继安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邓洪平
金 风
古 蓉
张 校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成都嘉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220—05183—2/1·781

定 价

26.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版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酷热的中午，烈日笼罩着这座滨海城市，海边的渔货码头和鱼虾集市仍然热热闹闹的，南湾区纱布厂的下岗工人宋来福，守着两大筐蛤蜊、蚌蟹等海鲜，正在跟人讨价还价。他的旧摩托车就停在旁边。工厂一直不景气，来福和全厂的百多位兄弟姐妹们，就只好自谋生路了。

渔货码头是个人员繁杂之处，连报贩也最爱来这里凑热闹，他们在人丛中穿梭，兜售刚刚出版的新报纸。一阵叫卖声顿时吸引了来福的注意：

“哎，看报看报，看《经济时报》，看最新消息，南湾区纱布厂资不抵债，行将倒闭……”

来福大吃一惊，生意也不做了，急奔过去，从报贩手中抓过一张报纸就看起来。报贩拽拽他的袖子：“先生你得先给钱啊！”来福顺手掏出一把小票，让报贩自己挑了一张，头也不抬地继续看报，眉头越皱越紧。

这条消息真令他大热天出了一身冷汗，报还未来得及细读完，来福就奔向自己的那辆摩托，坐上去，猛踩油门。这破车还是他过

去的大师兄黎东桥送给他的，实在太旧了，无论他怎样折腾，车子仍纹丝不动。来福跳下车，急得转了两个圈，狠狠踢了摩托车后轮两脚。没想到这一踢居然给他踢燃了火，车子像匹野马似的原地蹦跳着，差点儿摔倒。来福赶紧扶住，跳上去，骑着走了。他手中的报纸没拿稳，迎风吹走了，他也顾不上去抓，就任那报纸在海风中飘啊飘的，旋转着上了天……

十分钟后，来福就来到了市中区的“布衣作坊”服装公司。这是一座五层高的旧楼，但装修得还挺现代的，跟“布衣作坊”几个故意写得很笨拙的大字招牌相比，显得不很协调。在这儿当老板的，正是宋来福昔日的大师兄黎东桥。人家现在是大财东了，来福很知趣地少有跟黎东桥来往，眼下遇上厂里出了这件事儿，来福无计可施，只得厚着脸皮急急奔来找他了。

总经理办公室静悄悄的，有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儿，端坐在办公桌后面，此时也正读着那张《经济时报》。她是“布衣作坊”服装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许眉，她知道黎总经理是南湾纱布厂出来的，报上登出了这家厂子即将倒闭的事儿，这不能不在向来善解人意的许眉心底里泛起一丝儿涟漪。来福一下闯进来的时候，许眉不由得一愣，脱口问道：

“你找谁？”

“我找你们老板，黎东桥，有急事儿！”来福心急如焚地大声说。

许眉平静地回答：“他去南湾度假村了，刚走。先生，有事儿请跟我说……”

宋来福目光落到许眉手中的报纸上，发一阵呆，忽然莫名其妙地大怒：“跟你说有屁用！”一扭头走了。

许眉虽然有些吃惊，却仍是一副没脾气的样子；看着这汉子的身影急速消失在门外，她立即抓起桌上的电话……楼下响起了一阵摩托车狂暴的轰鸣声，许眉一边拨号，一边有点替黎东桥担忧。

此时黎东桥正驾驶着一辆白色“夏利”轿车，慢悠悠走在海滨

大道上。

午后的大海，静谧而平和。绿树和阔叶植物，都被晒得蔫蔫的。海边上，红墙白瓦的欧式建筑、弯弯曲曲的滨海大道，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车子离开海边，驶向南湾度假村那片迷人的别墅区时，他搁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手机响了。黎东桥拿起来一听，原来是许眉打来的：

“喂，黎总吗？我是许眉……有个人刚才突然闯到咱们这儿来，气势汹汹的……该不是打上门来收帐的‘债主’吧？”

黎东桥边一手把方向盘，边笑着说：“小许，镇静点儿，什么收债的，咱们现在是‘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你紧张个啥呀。”

许眉说：“黎总，他骑摩托车呢，你瞧瞧后面，说不定已经追上来了呢。”

黎东桥下意识地望了望倒车镜。后面的道路又平又直，但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他笑着摇了摇头，关了手机，仍不紧不慢地开着车，白色“夏利”渐渐消失在绿树丛中。

在南湾度假村要见的人，是北京来的几位客户，他们准备让现在在北方各大城市颇有点儿名气的“布衣公司”做一批新款式的服装，今天最后敲定，所以黎东桥谁也没带，一个人就来了。很顺利地谈完一切业务，时间还早，黎东桥送客人汪先生他们走出雕花铁栅栏围着的尖顶石墙别墅区，暑热正在渐渐退去，一阵阵海风吹来，让人感到分外凉爽；金色的沙滩延伸向蔚蓝色的大海，一片宁静的风光。黎东桥的那辆白色夏利轿车掩蔽在油绿的棕榈树荫下，他边走边将几套精美的服装样品递给汪先生，说：“汪先生，这几件样品，你就带回北京吧，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生意不成仁义在嘛。”

汪先生看也没看，就很放心地交给助手收了起来，点头道：“我看没问题。沿海地区的服装总是很潮流，贵公司也非常有实力，今天咱们就算是把合作意向定下来了，我们明天回北京跟总公司汇

报,没有大问题的话,下周再来这儿,就可以正式签合同了……我们要的量可能比较大,黎先生你们得做好准备……”

黎东桥说:“你别吓唬我。大到什么程度,你得事先在电话上跟我讲一讲。说实话汪先生,骨头太大了,我可能还啃不动呢。走,找个地方吃饭,也算给你们钱钱行。”

汪先生看了看表,笑着摆手道:“瞧,这会儿刚四点过,吃午饭太晚,吃晚饭又太早,咱们不是一回两回的交道了,这次就免了,等生意做成,咱们再好好聚一聚。”

黎东桥是个爽快人,也不勉强,说声再见吧,径直走向自己的夏利车。跟在后面的汪先生一见这车,便笑道:“哟,财大气粗的黎老板,还有点儿艰苦朴素的美德嘛,就坐这车?”

黎东桥知道北京大街小巷跑的都是“奔驰”,或者“凌志”、“雅阁”,夏利只配作出租,而且据说也马上要遭淘汰了。他不经意地一笑:“我财大气粗吗?我的‘布衣公司’刚顺当没几年,前几个月,我还骑辆破摩托满世界跑呢,有这车已经不错了。”

汪先生的一位助手瞧着那车,脸上生出疑惑说:“黎总,你的车轱辘怎么瘪了?”

黎东桥一惊,绕过去一看,果然一个后轮完全瘪了。他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汪先生本想说,也许是太阳太大,晒瘪了吧。北京有个笑话说,一位国产汽车厂的总经理开了辆自己厂子生产的红色轿车去机场接客户,那天太阳也正大,总经理接了人出来,一看糟了,自己的红色轿车不见了。东找西找闹腾到天黑,停车场的车都开走了,只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总经理仔细一瞧,这不是自己开来的那辆车吗?原来这车漆水太孬,太阳一晒,愣把一辆红车晒成了白车……汪先生晓得若把这个笑话讲出来,肯定会伤眼前这位黎总经理的面子,于是一阵哈哈,跟黎东桥告了别,回房收拾东西去了。

黎东桥一个人汗流浹背地蹲在“夏利”车前,吭哧吭哧地换起

备用轮胎来。不知过了多久，身后响起一阵“突突突”的马达声，来福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忽然从树林后面钻了出来。见他一脸坏笑的样子，黎东桥心里顿时明白了。他边换胎边骂骂咧咧说：

“来福，你也太缺德了！这大热天的，故意把气给我放了，你到底要想干什么？”

来福一点也不否认这缺德事儿是他干的，嬉皮笑脸地说：“我两个轱辘，怎么也跑不过你四个轮子，不用这个法子，还能截住你？”

黎东桥催他：“别在这儿磨牙了，有屁就赶快放。”

来福立马一脸正色，道：“东桥，你知道吗，咱们的纱布厂，已经快他妈的倒闭了！”

黎东桥一惊：“什么？你胡说吧？”

“怎么胡说？报纸上写着呢，满世界都知道了这事儿！”

“报纸呢？快给我瞧瞧！”

来福全身上下摸着，却什么也没摸出来：“我刚刚买的报纸，哪儿去了呢？”

黎东桥又好气又好笑地拍了他一掌：“我说来福，你别用这个来吓唬我了，咱们老厂垮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来福的白色圆领衫上顿时印上几根黑乎乎的指拇印。他生气了，大声道：“嗨，这么说，我还存心来骗你了？好吧，你反正是早晚这厂没关系了，咱厂里兄弟姐妹是死是活，跟你这大老板没关系了，对不？可咱们的师傅谢大姐，你总得关心关心吧？”

“谢大姐怎么啦？”黎东桥已经换上了新轮胎，拍打着手问。

来福回答：“跟你说过几次了，谢大姐病了，你该去看看她！”黎东桥有些委屈地说：“嘿，兄弟，你说一次我去一次，可是没有一次她在家里。”来福没词了，想了想，才又道：

“我带你去个地方，准能找着她！”

黎东桥又是一惊：“住医院了？”

来福摇头：“谢大姐真要能住上院，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了。”

“你打的什么哑谜？”

“谢大姐去的那地方真说不准，得现找。”

黎东桥发了一阵愣，无可奈何地问：“来福，师傅到底在哪儿？”

“我骑摩托前边带路，跟我走吧。”

来福说着，一抬身上了他的破摩托。黎东桥再不敢怠慢，也赶紧钻进夏利，跟在来福后头，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了这座度假村。

半小时后，他俩来到了远郊一处早已废弃了的近海渔场。夏日的海滨，水天一色，一切景物在炎热的空气中似乎都在颤悠悠地抖动着。海岸上乱石兀立，荒草茂密，此地远离闹市，十分宁静。退潮后的海滩裸露出一大片泥淖，拾贝的老人、小孩，零零星星散布在滩涂乱石间，躬着腰挖掘着小蟹、螺丝和蛤蚌。有一位头发花白、一脸病容的老大姐，也夹杂在其中，她便是黎东桥和来福的师傅谢大姐。此时她腰上拴着竹篓，几乎伏在湿漉漉的岩石间，吃力地将手伸到水中，半天才摸起一两个蛤蚌，扔进竹篓里。一见这熟悉的身影，黎东桥便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起来，并且大步向老太太这边急奔而来。

听见喊声，谢大姐停下了手中的活，手搭凉篷，眯缝起眼。看清了是昔日的大徒弟黎东桥和他的小师弟来福趟着水，从滩涂那边远远地跑过来了，谢大姐脸上有一丝儿笑意，问：

“东桥，你……你上这儿来干吗？”

“师傅，我来看看你呀！”黎东桥声音里满是焦急，“你生病不上医院，还跑这儿来挖海蛎子，这是在玩命呀！”

海风吹乱了谢大姐一头枯槁的花头发，她咧嘴一笑道：“东桥，你能来看我，有病也不算回事儿了。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老气管炎了，你知道的，老治不好……”

来福抢着对黎东桥说：“什么治不好，是根本没去治！厂里好几月连工资都发不起了，师傅的一大堆药发票根本报销不了，这病

就拖下了，还得干这个维持生活……”说着，他摇了摇谢大姐的竹篓，里面哗啦一阵响，看来没摸到几只蛤蜊。

黎东桥瞅了瞅竹篓，一脸的不是滋味，喃喃道：“师傅，我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这又不是你的过错，你不必替咱难过……”谢大姐反倒有些难为情了，“我还常对大伙讲，还是东桥有远见，早就看出咱那纱布厂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屁股一拍带着菊香走人，这才几年功夫，你们俩都大出息了……咱们都没你这种勇气。哎，当真，菊香姑娘这一阵子怎么样啦？”

又是来福抢着替东桥回答，一脸的悻然：“这农村来的丫头片子，如今眼下已经是一家海鲜馆子的女老板啦……都是东桥给宠着的。”

“我知道，知道，东桥心眼儿好……”

黎东桥连连摆着手：“师傅，您再说我就无地自容了。我这几年只顾忙自己的事儿，对你关心不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呀……”

谢大姐说：“咱们那厂里百十号人呢，现在都跟我和来福差不多，你能关心得过来？你想得起来看看我，就不错了。”

来福忿忿地道：“师傅，我要不想法把他硬拽住，他这大老板也未必会想得起来看你！”黎东桥不想辩白什么，三人一时间都沉默下来了。

白浪翻卷，又开始涨潮了。

过了好一阵儿，黎东桥才轻声道：“师傅，跟我走吧。”

谢大姐诧异地问：“东桥，上哪儿呀？”

“上医院，先送你看病，其他的以后再说！”

谢大姐确实没有大不了的毛病，老气管炎了，一沾水就复发。不过黎东桥还是让医生给做了全面检查，又是化验又是照光的，忙得来福屁颠颠地跑上跑下，一身臭汗。不过他挺乐意的，能折腾折腾这位“为富不仁”的“大款”，跑断腿他也愿意。黎东桥心里却惦

记着纱布厂即将倒闭的事儿，让来福陪着谢师傅检查，自己先出来一步，在医院门口的报亭上买了一份当天的《经济时报》，当街一站，紧张地摊开来仔细看着。那上面的大字标题真有些触目惊心：

纱布厂濒临倒闭，卖地救厂是否可行？

黎东桥眉头紧锁，目光离开报纸，嘟哝道：“没想到，真还是这样……”

这时宋来福陪着谢大姐出来了。谢大姐边走边唠叨着：“怎么样嘛，我说没大不了的吗，你们俩呀，真让我来这儿活受罪了，又是抽血化验又是……这地方还是少来为好……”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担忧地望着黎东桥的脸，不愿再说下去了，她意识到这话题戳到了黎东桥内心深处的创伤。黎东桥脸色果然很忧伤，他瞥了一眼医院的牌子。谢大姐却垂下了头：“东桥，又惹你伤心了。”黎东桥声音有些发涩了：“不，师傅，您这一说，我真还记起来了……”

那一年，黎东桥和他妻子林小燕这一对当年的北大荒，回城后进了纱布厂，没想好日子刚刚开始，小燕突然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而且已经是晚期。当时惟一的治疗办法是给小燕全身大换血，一贫如洗的黎东桥哪里拿得出这笔天文数字般的费用！于是，他师傅谢大姐一声号召，纱布厂所有“B型”血的兄弟姐妹们，都伸出了胳膊；他们正是在这家医院，排着队验血呢……

“可还是没能把小燕给保住……”旧事重提，谢大姐眼里一下泪津津的，“唉，我怎么一下又提到这事了啊。”

来福脸色铁青地说：“提得好，再不提，东桥他妈的真快忘本啦……”

黎东桥不答这个碴，只问谢大姐：“这厂长干什么吃的？厂子弄成这个样子，他难道一点也不顾工人死活？”

谢大姐告诉他，原先的老厂长早就退休回河北老家了。他离开纱布厂以后，已经换了三茬厂长了，现在的当家人，姓杨，叫杨世骏……黎东桥眨巴着，不再吭声。这杨厂长他压根儿不认识，说什

么好呢？

“杨厂长这人怎么样？”沉默了好一阵，黎东桥才问。

谢大姐说：“人倒是个好人，就是一点儿辙也没有，照说咱们那小厂船小好掉头，可是咱们那行当竞争太激烈，区上让他转产他不干，让他裁员他更不肯，只好眼睁睁看着大伙绑在一块儿，每个月就靠区政府那么点儿救济过日子。”

“停产这么久了，搞什么都太晚了。”黎东桥叹道。

来福趁机给他上釉：“黎大老板，你现在是大名鼎鼎的民营企业家，你给想想办法吧。”

黎东桥白他一眼：“来福，你别老跟我过不去，这可不是吹口气就成的事，得慢慢来。”

“你还慢慢来？告诉你吧，杨厂长现在正准备把老厂的那一大块地皮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呢……”

黎东桥把报纸抖得哗哗响：“卖厂房地皮，这不是杀鸡取蛋吗？”

“是啊，不能说咱杨厂长拿不出办法嘛。”来福嘲讽地说，“我倒盼望老杨快点找个财大气粗的大买主，把那一大片地买下来，咱们也好拿上一笔遣散费，然后各奔前程，总比这不死不活地等下去强！”

谢大姐两眼无神地看着路面，仿佛自语道：“厂里的地皮儿一卖掉，咱们就彻底没根啦……来福，你们这些年轻人倒是不怕，天南海北出去闯，再怎么也比我们这些快退休的老太太、老头儿好啊……”

又沉默了半晌，黎东桥突兀地问：“谢大姐，你家徐老爷子呢？也闲着吗？”

谢大姐摇摇头：“他哪儿闲得住，还下海捕鱼呢，再让来福去倒腾……”

黎东桥脸色更沉重，却不吭声了。

宋来福原来满心指望黎东桥能拿个主意出来，可是没想到他对此事也一筹莫展。来福一夜未眠，早上起床后，仍然无可奈何地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海边的渔货市场，干他的老营生。工厂早在几个月前就发不出工资了，来福靠做水货生意，勉强还能维持一阵子。这事还是靠黎东桥帮忙，才干得成呢——每天他从出海归来的渔船上贩些鲜活的鱼虾，弄到德新路上的“凤翔楼海鲜店”去卖，赚个差价。凤翔楼海鲜店的女主人，正是黎东桥的相好赵菊香。虽说菊香也曾经在纱布厂干过几天临时工，但若没有黎东桥这层关系，来福的水货，恐怕就只得用摩托车驮老远，到城里各个菜市上去沿街叫卖了。

凤翔楼海鲜店子虽然在僻街小巷，但能干的菊香会经营，短短两三年，“凤翔楼”这招牌便名声大噪，酒好不怕巷子深，许多人慕名而来，这条冷清的小街，也就慢慢热闹起来。来福这天赶了个早市，忙了将近一上午，用摩托车驮着水淋淋的两大篓蛤蜊之类的海鲜，嘟嘟开着，来到了“凤翔楼”。

来福今儿一进店，菊香就觉察到他神气不对劲儿，脸青面黑的。过去他送蛤蜊子一直都是三块五一斤，今天不知怎么的一下涨到了四块。菊香刚问了句：“来福哥，你怎么说涨就涨？”谁知来福气不打一处来，瞪她一眼道：“谁叫黎东桥那小子越来越叫人看着不顺眼呢！只涨五毛还算便宜他了。”菊香惊讶地瞪大眼睛瞧着他：“你看他不顺眼，怎么涨价到涨我头上来了？”来福怪怪地一笑：“哼，谁不知道这店子是他出钱你经营，你们俩快成一家人了是吗？”菊香生气了：“你不许胡说八道。”来福厌烦地挥挥手：“得，四块，就这价！不要我马上拉走。这城里找条三只脚的蛤蟆不容易，找个生意人那太简单了，一匹树叶落下来，至少砸着三个总经理……”

店里的小工都往这边看。菊香不想跟他哆嗦了，低声道：“行行，积点儿口德吧，我就替黎大哥给你当一回出气筒……”她回身

问小工，“喂，多少？”小工回答：“除毛去皮八十五斤。”菊香拨拉一阵算盘，掏钱给了来福：“二百九十五……给个整数，三百块，不用找零了。”

来福满脸腻歪地叫起来：“五块钱你就想做个人情呀？你别摆那副打发叫化子的劲儿，我还没落到靠你们施舍的地步……给！”他将一张五元钞票递过去。

菊香笑了：“你在厂里拿一份儿工资，闲下来去海边转悠转悠，好几百的外快就到手，还这么一肚子气干吗呀？”

一听这话，来福再也沉不住气了，把纱布厂即将倒闭的消息，告诉了菊香。

菊香吃惊不小。厂里一直不景气，这她早就知道的，像宋来福这样的工人，厂里一个月只发几十块生活费，一大家人全靠他每天赶早市贩这些臭鱼烂虾维持着；不过菊香向来以为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情况总会慢慢好转起来。没想到眼下说倒闭就倒闭，菊香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她同情地望着来福，轻声问：“纱布厂要倒闭了，怎么没听东桥说过？”

“哼，他现在是服装公司的大老板，养着你这个海鲜店的小老板，整天花天酒地，你们谁还会关心咱们过去的老厂？”

菊香又不高兴了：“我不关心又怎么啦？那会儿在厂里，俺也不过就是个农村来的临时工，你们谁瞧得起我了？真心帮我的就只有俺东桥哥，这店子是他一手帮我弄起来的，怎么了？你眼红你来好啦！”

来福苦笑道：“哟，你这丫头，现在财大气粗的，也变得蛮厉害了！”说罢收拾好家什，闷闷不乐地走了。

菊香望望远处蓝影儿颤动的大海，不作声了。黎东桥好些天都没来过她的小店了，到底是不是为了纱布厂这事儿，她摸不准。菊香的目光落到桌上的那本厚书《微机原理及应用手册》上，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本天书一样的电脑专业手册，是黎东桥上个月特意替她买来，逼着她一有空就坐下来“啃”的。菊香当时还跟他争，说开饭馆的用得着什么电脑？黎东桥瞪着眼道，多学一门本事多一条路，你别跟我争，叫你看你就看，总有一天，你会用得着的！菊香想，莫不是他预先知道了纱布厂快要完蛋，没准儿会殃及这海鲜楼，让我也留一手？这么一想，菊香心里乱纷纷的，店里此时也没别的事好做，她只得拿了书，找了个空位子坐了下来，随手翻开。

中午用餐的紧张时间一过，顾客渐渐走光，喧闹的商业街在午后的酷热中，也安静下来了。小工们躲到后院的树荫下，摇着蒲扇聊天、打盹。菊香费劲地看着那本《微机原理及应用手册》，像一般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那样，她嘴唇噙动着，无声地读着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焦头烂额的样子。看着看着，书上的字渐渐模糊起来，菊香头一磕，脑袋差点碰到桌上。

忽听一阵咣当声，她一个激凌惊醒过来，只见店里的“首席大厨师”黄老伯，拿着两把大得吓人的刀，哗啦哗啦磨蹭着从灶间走了出来。

“菊香，这书我看你啃得焦首烂额的，这大热天的，你这是何苦啊？”黄老伯开口就问。菊香勉强一笑：“没办法。可是俺黎大哥说，不懂电脑，就不能进入二十一世纪。”黄老伯撇撇嘴道：“好像有人在那儿把着门似的，吓唬谁呀？咱开饭馆的学那玩艺儿有啥用？有功夫，你不如多琢磨琢磨几本菜谱，我好收你做徒弟。”菊香乐了：“黄老伯，这店子里我可是老板呀。”黄老伯说：“在我面前你摆什么谱？你以后就是当了国王，我也拿你当我女儿看。”菊香调皮地回答：“除了给您当徒弟，随便做什么都成……这电脑书，俺黎大哥说看了有用，那就肯定有用呗，他可从来没骗过我。”

黄老伯跟菊香同一个村的，论辈份，她还叫他“叔爷”呢。菊香在城里站稳脚跟后，头一个叫来帮她经营这个海鲜店的，就正是这老头；菊香从不拿他当雇工看，黄老伯对待菊香也像对自己的亲

生女儿一样，关系十分融洽。但对黎东桥，老头却有一肚子看法……一阵沉默后，黄老伯皱起了眉头：

“黎东桥放个屁也是香的？他就爱赶时髦！别理他，他要问起你就说学过了，我们帮你证明。”

菊香笑着告诉老头，那可不行，他没准什么时候来，来就非逼着她背上一段；要背不上来，那张脸呀，一下就拉上一尺多长……“要不然，我早把这破玩艺儿扔了！”菊香说着，果真一扬手，将那本教材扔到墙角去了。

黄老伯却走过去拾了起来，拍打拍打说：“嘿，我看这用来生火，倒满合适的。”菊香一愣神，又立刻跳起身来，一把抢了过来：“黄老伯，你这就是为难我了。”老头嘟嘟哝哝地还想说什么，菊香半开玩笑地端起了经理架子：“我说黄师傅，别在这儿磨牙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五点钟客人来了，别弄得手忙脚乱的。”

酷热难耐的午后终于熬过去了，歇足了气的小工们又忙着准备晚上的开堂了。菊香也忙里忙外地安排活儿，那本书摆在桌上，不知给谁一碰，重又掉在了地上。

五点过钟的时候，菊香给人叫到街道“爱委会”布置“门前三包”之类的事儿去了，她刚刚离开，一辆邮局的摩托车沿着小街弯弯曲曲地驶来，在店门外停住了。

在海鲜楼打工的男男女女，都是外地来的民工，邮差是这儿最受欢迎的人。听到摩托车一响，小工们一阵欢呼，纷纷扔下手中的活儿，拥出店门。邮差从车上解下一捆信件，小工们争抢着，闹作一团。

听到笑闹声，黄老伯出来了，喝道：“赵经理不在，你们就想翻天啦？回去，都给我回去！”

那个叫小英的年轻姑娘打趣道：“黄老伯，您老收不到家里的信，你眼红我们啦？”大伙一声哄笑，进店去了。

黄老伯留在家里的老伴不识字，基本上不写信，远在广州、海

南岛打工一对儿女,也很难得给老头写信。他没想到,今天邮差却将一封电报递给了他。老头十分诧异,双手在围裙上使劲儿蹭蹭,问:“我的?”邮差说:“自己看吧。”

摩托突突地开走了,黄老伯低头看着电报,眉头渐渐皱紧了。这是老家一个叫有根的后生拍给菊香的,可是菊香从居委会回到店里后,黄老伯犹豫了好一阵,还是压下了这电报,暂时不让她知道。他心里预感到,即将有一场风波要在这店里发生。

二

天色暗了下来,店里陆续进来了一些顾客,菊香忙里忙外地指挥着小工们铺桌布、摆碗筷,干得很欢。那本电脑书仍躺在角落里,她一忙,倒把这事给忘到了脑后。她估计今天黎东桥肯定又不会来看她了,心里不免有些怅怅的。

谁知就在掌灯时分,店里的营业正值高峰时间,黎东桥开着他的白色“夏利”来了。大家跟他很随便,纷纷招呼着;小英更是一脸喜色,神神鬼鬼地朝里喊:

“赵老板,黎总来啦!”

黎东桥却绷着脸,一声不吭地直往里走。菊香从里面迎出来,满脸欣喜地招呼道:“黎大哥,怎么好几天不见你人影?”

“忙。”黎东桥一脸焦虑,“来福这小子怎么样,还送货吗?”

菊香点点头:“送。刚走呢。我正想告诉你,这家伙这两天特反常,送货来乱涨价不说,还骂骂咧咧地数落了你半天呢。”

黎东桥苦笑着,没言语。菊香挽住了他,有些担忧地问:“黎大哥,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黎东桥叹口气道:“现在这日子,又有哪件事儿是顺心的?”菊香娇嗔地摇摇他:“你可别一来就又拿我当出气筒啊。”